

33175*

江湖浪迹

● 景亭湖 罗遵义 著



5606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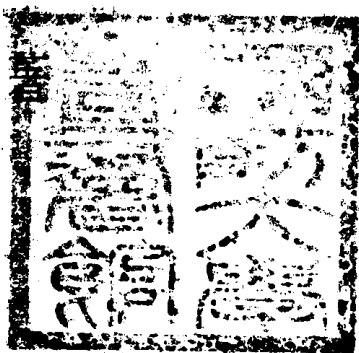


2 033 3546 2

江湖

浪迹

景亭湖 罗遵义



江湖浪迹

景亭湖 罗遵义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375印张 93千字 插页2

1991年4月北京第1版 199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ISBN7-80053-863-X/1·219

定价：2.45元

目 录

序 章	鹄门故事活江湖	1
第 一 章	朱老二无道诱人入瓮 汪小五不义投井下石	16
第 二 章	走投无路纪康喜拾财 假公肥私民兵捉放曹	27
第 三 章	避风头落难遵义城 受收容误遭壁山县	36
第 四 章	拜师学法涉足江湖 谈古论今告别师党	47
第 五 章	临分别杨光赐宝小纪康 初下海纪康巧逢陈玉华	57
第 六 章	玉华施计谋财坑人 纪康学术如虎添翼	66

第七章	半仙平地起风波 纪康阴沟翻大船	78
第八章	印相书狼狈为奸 遭厄运猢猻骤散	88
第九章	半仙罹难入大狱 纪康避祸遁远乡	92
第十章	孑然飘零纪康逢故 同道聚首玉华话旧	99
第十一章	父母过刘鲜入歧途 婚姻事李芬落江湖	110
第十二章	欲擒故纵纪康巧取豪夺 勾男引汉刘鲜浓装艳抹	120
第十三章	利令智昏玉华入罗网 何去何从纪康陷迷茫	131

序 章

鹄门故事话江湖

茫茫尘烟陷阱多，人生漫漫总蹉跎。
惟有识得江湖事，无道奸诈奈我何？

此诗算不得好诗，万难登文雅大堂，但它却有一个妙处，即是言中了为人在世之道。想那江湖世界，无界无形，内中多聚鸡鸣狗盗之辈，凶顽狡诈之徒。他们大多无正当职业，游手好闲，贪婪无赖，凶横亡命。为满足其私欲，他们绞尽脑汁，编造出许多迷惑诱人的圈套。那圈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诡诈多端，令世人防不胜防，即便那正直无邪之人，只要稍有不慎，也会上当受骗，轻则伤财，重则伤命。其用心之毒，手段之狠，无不令世人咋舌，但又奈何不得。伤命者固然魂归黄泉，伤财者却顾及脸面不敢张扬。故江湖骗子益发甚嚣尘上得意忘形而大施其术，上当受骗者比比皆是。悲哉，悲哉！倘若人们对江湖隐秘了如指掌，虽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至少可保安居乐业。如此而来，纵然江湖骗子鬼精魔怪巧舌如簧，朗朗天地间岂有他们得以安身的立锥之地？

诸位看官休嫌繁絮，待笔者言明此中道理，而后便将为你洞穿貌似神秘莫测，实则不值分文的江湖骗术之千般隐秘，定会使你见识陡长，今后走南闯北也定保你遇事不惊，逢凶化吉，秋毫无损。倘若不信，请你静心慢品此书，待你掩卷

之时，便会坚信不疑了。闲言休叙，待笔者一一道来。

且说那江湖之内，虽然门派纷繁，但千千有头九九归源，我们仍可按其行骗之性质及方式等，大致将整个江湖中人分为四个大类。即是：

四上江湖：京、皮、漂、测；

四大江湖：凤、火、鹞、鹊；

四中江湖：才、马、利、跨；

四小江湖：娼、约、劳、足。

四类江湖之中首推四大江湖最为厉害，四中江湖次之，最低级的是四小江湖。自古以来，四中江湖中人一旦案发，虽会锒铛入狱但决不致死罪。而四大江湖轻则终身监禁，重则处以极刑，是罪不容诛的。他们行骗的对象不是达官显贵，便是豪门巨富，一旦遂愿，囊中钱财便多如粪土，足够挥霍终生了。因之此类江湖中人均有拼个鱼死网破之胆量，且有极高的骗术，故而尽管对方是所谓“上等人”，他们不动则罢，动则便有十之八九的把握。

容笔者先叙说一个四大江湖“鹞”门中人行骗的故事，四大江湖毒辣凶狠之手段和天衣无缝之骗术，便昭然若揭了。

话说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一个叫陈昌林的穷学生由成都来上海投靠姑爹姑妈，谁料想那姑爹姑妈为富不仁六亲不认，把个亲亲内侄儿一顿恶言相辱后便拒之门外。昌林颇有点“君子固穷”之概，怎受得无端欺辱，便发誓今生今世就是饿死也决不求到那不仁不义的门下。但盘缠早已用尽，返回成都已不可能，举目无亲要在上海找个工作更比登天还难，可怜他苦读诗书非但不能定国安邦，而且不能拯己于危难，于是只得流落街头，成了瘪三。晚上露宿街头，白天胆怯怯地

到下等饭馆吃点残汤剩饭充饥。昌林时常悲戚地想：今生今世再不敢奢望“温饱”二字了。

如此窘迫潦倒之人，谁也认定终有一天会倒毙街头而成为野狗的一顿晚餐的。但世事变幻，人虽有旦夕之祸，可也有旦夕之福，谁能料到他居然会时来运转，竟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不说外人万难相信，就连他本人也懵然如在梦中，至死也未能探出其中奥妙。

一天下午，极度的饥饿驱使他来到一家饭馆门口，正想进去寻点残汤剩饭。身后突然“咻——”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赶紧回头望去，却原来是一辆乌光锃亮的高级小轿车在距他不远处来了个急刹车。车门开处，走出一位妙龄女郎，但见她穿一件金线镶边的黑丝绒旗袍，衬得身段更显苗条柔美，浑身上下珠光宝气眩人眼目，玉腕优雅地挂一只镶有宝石的精致小皮包，径直朝昌林款款而来。昌林突然遇见这样一位绝色美人，如被人使了定身法术一般，眼珠定定的纹丝不动，却未察觉那女郎已在他面前站定。只见女郎鹅蛋圆的粉脸陡然变色，玉手一扬，“啪！啪！”狠狠给了昌林两个耳光。他两眼直冒金星，本能地摸着火辣辣的脸，懵然不知何处得罪了这位千金小姐。

行人很快围了上来。那女郎对满脸疑惑的人们大声说道：“他是我的丈夫，仅同我吵了几句便赌气跑了出来。你们看看，才十多天，他成了啥样子？你们说，天底下可曾有如此做丈夫的么？”

“这就是你的不对喽！娶了如此漂亮的太太，还有啥不满意的？快随太太一道回去吧！”众人闻得女郎之话，纷纷责怪昌林。

昌林更懵了，不知自己何以成了面前这位千金小姐的丈夫，只道是她认错了人。但容不得他开腔，也容不得他多想，那位小姐连推带搯地将他拥进轿车，对司机说声“回家”，小轿车便沿着笔直宽敞的大街箭一般地飞驰起来。

昌林躺在松软舒适的沙发上，心里十分纳闷，不知这突然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这天外飞来的怪事究竟是祸还是福。但事到如今，已不容他作过多的考虑了，况且也不是一时半刻便能搞清的事。于是，他索性仰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反正肚子正饿得慌，管他的，既然说我是她丈夫，先到她家吃顿饱饭再作计较。

小轿车在大街上兜了几个圈子，最后终于在背街的两扇挺气派的大门前停了下来。那女郎扶着昌林走进大门，但见院内假山高垒，喷泉散花，草坪如茵，枝叶婆娑的法国梧桐掩映着乳黄色的西式小洋楼，环境极是幽雅宁静。昌林正陶醉在眼前迷人的景致之中，忽见三四个二十岁左右侍女装扮的姑娘欢快地叫着“姑爷来了！”向他奔来，然后簇拥着他和女郎走进宽敞明亮的西式客厅。

昌林更觉诧异：“小姐搞错了，怎么这些使女也搞错了？……哦，肯定是我的相貌与她失踪的丈夫相像。管她的，我就来个将错就错，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行。”打定主意，心里便平静多了。

小英、小兰两个侍女按女主人吩咐，轮流服侍他洗罢澡，换上笔挺的灰西装。他走到大穿衣镜前一照，哟！英俊潇洒，一表人才，难怪那绝色女郎硬拉他作丈夫。他心里说不出的怡然自乐。一切收拾妥贴后，小英便请他到餐厅用餐。

大盘小碟的名肴佳点摆满了大圆餐桌，他一样也呼不出

名称来。连日的饥饿使他全然不顾礼节，坐下便狼吞虎咽起来，惹得一旁侍候的小英、小兰忍不住笑。那女郎嗔怪地瞪了她们一眼，吓得两人强自忍住。女郎一边给昌林夹菜，一边温柔体贴地劝他不要吃得太多太猛，以免伤胃。看那样子，硬是把他当成了她的丈夫了。昌林暗自好不快意。

晚上，他和那女郎同睡在钢丝床上，有生以来初次领受到女人那摇心荡神的滋味。

从那天起，天天如此。白天，吃得舒服。玩得尽兴；晚上，巫山云雨，心驰神醉。他时时都在心里感谢苍天有眼，赐予他现在拥有的这一切，并祈祷长此以往，怡然终生。

转眼过去了半个月，那位名叫美娜的女郎开始带昌林出街。一双玉臂紧紧挽着他，进公园，逛商场，看电影……时日如水似的流淌。

一天，他们双双踱进门面豪阔的华亚珠宝商店，只见玻璃柜台里各色丝绒垫底上，五光十色的各类珠宝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美娜显然是个内行，不时向昌林讲述各件珠宝的成色和应有的价值。昌林何曾见过如此昂贵的珍品，听说那些小如黄豆的东西不值一万也要数千，惊讶得连连嘘气不止。

矮胖秃顶的王老板见这对男女相貌过人，派头十足，且谈吐不俗，出手大方，认定是大主顾，于是极其殷勤地侍候，生怕得罪了财神菩萨。

主雅客勤，一来二去，他们和王老板成了莫逆之交，三五两日非到店里转一趟不可，且定要买上一件值千儿八百的珠宝，乐得王老板每每都备下酒菜盛情款待。

光阴荏苒，一晃就是半年。话说这天早起，洗漱完毕，美娜温柔地将昌林叫到跟前，十分羞涩地告诉他道：“林，我有

喜了。”

“真的？”昌林颤声问道。

“嗯。”美娜低头应道。

“好哇，我要做爸爸啦！”昌林高兴得跳了起来，忍不住在美娜脸上连连吻了几下。

“看把你高兴的！”美娜红了脸柔声嗔怪，很快又勾搂着昌林的脖子，以商量的口吻道，“林，我想在我们宝宝未出生之前，先给他备下一件礼物，本来想亲自去挑选的，但今天感觉身子有些不适。你到华亚珠宝商店跑一趟如何？”

“还是由你亲自选定为好。”昌林扶她在床上坐下，双手搂住她的细腰，轻声道，“今天不行，改日再去也是一样的，何必非要忙在一时呢？”

“不嘛不嘛！”美娜用头顶着昌林的胸膛，撒娇道，“我就要你今天去嘛！”

“好吧，我去就是了。”昌林只得应允，但又挺为难，“可我不知买哪种啊！”

美娜扬起粉脸：“就买前次我指给你看过的那副镶了七颗钻石的项链。”

昌林听罢陡地瞪圆眼睛，惊道：“七星女王项链！？要二十万哩！”

“二十万算啥！我们又不是买不起。”美娜轻淡地笑笑，然后催促道：“林，快去吧，我亲爱的。我让小英带钱与你一道，另外把小兰也带上。快去吧，早些回来，啊。”

昌林同小英、小兰驱车来到华亚珠宝商店，刚下车，王老板就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

“稀驾，稀驾。少爷今日光临敝店，不知有何吩咐？请，请

里面坐。

昌林刚在沙发上落座，王老板又极关切地问道：“噢，太太怎么不肯动步？”

“她身体欠安，在家调养。喂，王老板，我今天特地是为那副‘七星女王项链’来的哟！”

“七星女王项链！？”王老板闻言不知是惊还是喜，反正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紧接着满脸堆笑地连声奉承道，“对对对，七星女王项链！少爷面前小人不敢说假。那是小人特地为少爷您收存的咯！说真的，全上海除了少爷您谁买得起？除了赛过天仙的太太她，谁配得上如此珍贵盖世的宝链？好好好，少爷您稍候片刻，待小人这就去取。”

不一刻，宝链取来了。打开镂金雕玉的匣子，但见那副宝链之上，精妙地镶了七颗大如豌豆的钻石，并纷呈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配上纯金的镶边和做工精细的链串，越发显得七彩绚烂，富丽堂皇至极。

“传说这副宝链为百多年前英国女王的心爱之物，后不知何故而失落民间。若不是少爷你洪福齐天，小人怎能收存到如此稀世珍宝？”王老板叙罢宝链来历，走到窗前将黑丝绒窗帘放下，室内即刻伸手不见五指。王老板道：“黑暗中观赏这副宝链，更觉奇妙无比。”

昌林闻说急往桌上望去，果见那宝链放出七道毫光，光色柔淡中又显得浓丽，相互融合，黑暗中当即飞起一条七色斑斓的彩虹，即便是雨后初晴时刻，那斜卧天幕的彩虹只怕也万难与之媲美哩。

“宝链！真是举世无双的宝链！”昌林禁不住拍掌叫道。待王老板拉起窗帘后，昌林急切地将宝链拿过来摊在掌上反复

细赏，连眼睛也不敢眨动一下，生怕一眨眼那宝链就会倏然消失似的。好一会，他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对王老板道：“王老板，请你作个价吧！”

“少爷您言重了，您点中的东西，我敢漫天叫价？”前次太太便问过，小人至今仍是那句话，换了别人呀非三十万美钞不卖，少爷您乐意要，小人只收二十万，按进价算。”

“这就太亏损你啰！好吧，我买下了。”昌林说罢示意小英付钱。

小英打开提包点了一下，突然红了脸，赧歉地对王老板道：“王老板，很不好意思。我们带的钱还差些。这样吧，我回去取来后一并付清，你看是否可以？”

“好说，好说。”王老板连连点头道。

小英转身对昌林道：“姑爷，您在此稍坐一会，我很快便赶回来。”走到门口，又特地停住叮嘱小兰道：“好生侍候姑爷。”言罢，才匆忙走了。

王老板将昌林请到二楼小客厅，奉上“老刀牌”香烟和时鲜果品，又吩咐伙计沏来一壶龙井茶。昌林正觉口渴，端起茶杯就喝。小兰在旁连斟了三四盏，昌林直喝得心里润爽了才罢。

王老板陪着昌林闲聊了一会，见他似有倦意，便殷勤地请他到卧室小憩。昌林也觉睡意袭来，便随王老板进了卧室。王老板待小兰服侍昌林躺下了，才同小兰关门下楼，忙着照应别的顾客去了。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小英才乘车赶回珠宝店，歉意道：“王老板，很对不起，车子在途中出了点毛病，让你久等了。”

“哪里哪里，小姐此话见外了。”王老板连连摇手道。

小英将钱数点给王老板，接过装有七星女王项链的金匣子，回头问小兰道：“姑爷呢？太太叫他早点赶回去。”

王老板抢先答道：“少爷正在我卧室里歇息。这刻可能醒了。这样吧。二位小姐稍候，待我上楼看看。”

小英忙道：“我们也去，好服侍姑爷穿衣。”

“啊！——”

三人刚走进卧室，几乎是同时发出极度恐惧的惊呼。眼前的情景，惊得三人瞪大眼睛，如僵尸般定在门口。

钢丝床上，鸭绒被蹬在一边。昌林满脸血污，手脚长伸，一动也不动地躺着。

王老板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小英、小兰便哭喊着扑了过去，推了几下，益发高声号响起来。哭够了，小英才语不成声地吩咐小兰守在这里，并咬牙切齿地叫王老板也不要离开，蹭蹭蹭地往外就跑。

王老板被突然飞来的横祸搞昏了头，除了连声叫苦外完全失了主张。他不明白活生生的一个人会突然七孔流血而死，而且偏偏死在他的床上，他纵然有十张嘴也难以分辨清楚。他越想越怕，越怕就越是心惊肉跳浑身战抖，终于，他骨头散架似的一下瘫倒了。

这时，紧随尖利的刹车声，美娜惨切的恸哭猛然传了进来。人随声到，美娜披头散发恸然哭喊着奔了进来，只呆了很短一瞬，便疯了般扑在昌林身上，使劲摇着渐渐僵冷的尸体更加凄惨地恸哭起来：“夫哇夫哇，你死得好苦好冤枉啊！……丢下我一个弱小女人怎么过啊！夫哇，你这死鬼好狠心哪我的夫哇……我也不想活啦，我也跟你一道死了算了……”美娜哭叫着猛然站起直往窗台扑去。

小英、小兰惊恐万状忙上前拖住，美娜死劲地挣，非要
从窗子跳下去不可，无奈二人死劲抓住，才颓然瘫坐地上捶
胸蹬腿地大哭大叫。

王老板束手无策，想上前劝慰几句但又不敢，只是愣痴
痴地看那女人在地上打滚哭叫。这时，楼下顾客闻声涌了上
来，不知是怎么回事，直到看清床上躺了个死人，才明白发
生了命案，但又不知根由，也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罢了。

突然，美娜吃力地爬将起来，踉踉跄跄地扑向王老板，揪
住他又撕又打，哭骂道：“你这该千刀杀万刀剁的歹人，我与你
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为何害死我丈夫？我与你拼了！我不想
活了！”

人们见状，似乎明白了根底。忙将二人拖开，劝他们到
警察局论公道。于是，事情便扯到了警察局。

话说那警察局的局长是个大麻子，故而人称“麻局长”。
这麻局长牛高马大的，可生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且既贪
财又好色，故凡是他经手办的案子，几乎是不冤就假。但他
深得上峰赏识，常常夸赞他办案神速。而平民百姓呢，对他
却恨之入骨，特别是那些蒙冤之人，更是谋算要伺机杀了他，
以泄心头之恨，替民除害。自从一颗暗中飞来的子弹削去他
一只耳朵之后，他便明白自己积怨甚多，故此很少出门，即
便非出门不可，也总要带一大帮暗探打手保驾，生怕被人端
了吃饭的家什去喂野狗。

麻局长受理这件人命官司之后，派人验了现场，确认系
以毒谋杀。他不怀好意地盯了一阵如花似玉的原告，然后又
转而盯住被告。见被告个子矮胖得像个椭圆气球，加之满脸
晦气，麻局长心里先就没了好感，加之现场勘验结论，所以

他便一锤定了音。“咣”的一下，铐了王老板，将他丢进死囚牢，便宣布结案。

美娜听了裁决，好不感激麻局长，声音甜润地把他恭维了一番，并送去几个媚眼，离去时还嗲声嗲气地邀请他去玩。那声音，那媚眼，像一把火，烧得麻局长浑身燥热，连满脸麻子洞洞全都放出红光；烧得全身的每一根骨头都完全酥了。

再说王老板锒铛入狱后，直叫冤枉，一直哭了半夜。冷静下来后，觉得仅着急还不行，必须想法找条生路。这之前对麻局长的为人他早就有过耳闻，于是狠下心，决计花尽家财也要保住这条老命。钱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在就不愁东山再起。于是，天亮后他老婆来探监，他便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并催促她快去行事。

麻局长凭空得了上万混财，心里乐不可支，但又左右为难，是要财还是要色，他很费了一番心思。经过反复权衡，他终于在财和色之间选择了前者，有了钱能买得鬼推磨，还买不到国色天香么？于是他马上派人传齐命案双方当事人等，要重新裁决。

且说美娜作了一晚上的美梦，醒来时时针已指向九点。起床后她着意描眉施粉装扮停当，匆忙用罢早膳，正欲驱车直到警察局，实施下一步计划，忽见小兰拿着张纸片跑进来，叫道：

“太太，不好了！警察送来这张传票，说要重新裁决哩！”

美娜接过传票一看，料定事情有了反复，气得把传票撕碎扔在地上，冷笑道：“我倒要看他怎么重新裁决法！”说罢，气冲冲地带了小英驱车直奔警察局。

麻局长正躺在沙发里架起二郎腿，嗲声嗲气地哼着越

剧《寡妇思春》，忽见美娜、小英气咻咻地闯了进来，知道来势不妙，刚欲起身敷衍几句，不料美娜“啪”地一声拍桌愤然喝骂起来：“好哇，你区区一个小局长，竟然敢给姑奶奶难看，小心你的狗头！”

不待麻局长开腔，小英也柳眉倒竖大声喝道：“枉然当了局长，却有眼无珠识不得真神！堂堂沈仲廷军长的千金小姐可是轻易让人欺侮的么？”

一听“沈仲廷军长”几个字，麻局长即刻浑身筛糠，冷汗淋漓，吓得差点尿了裤裆。

军长，蒋总统的大红人，谁敢不敬？人说相府家人七品官，难怪这丫头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胆魄。麻局长知道自己干了蠢事，恨不得扑通跪下求二人饶恕不恭之罪，连声道：“请小姐息雷霆之怒，敛龙虎之威，小人一定严惩凶犯，一则补小人之过，二则替小姐报仇雪恨。清二位稍候，待小人即刻去办。”

话虽如此说，可麻局长却舍不得手的钱财，并且还一心再乘机捞上一把。他单独传讯王老板，先向他陈说厉害，然后才暗示只要他舍得再破费点，保证尽力替他通融周旋，把事情私下了之。

王老板闻听那女人是沈仲廷军长的千金，更吓得掉了魂，心中完全绝望了。但听罢麻局长后半句话，绝望中又生出一线希望。为了保命，他全豁出去了，许诺道：“只要大人能保全小人，您便是小人再生之父母，小人定然再敬奉您老人家两万美钞。”

麻局长闻言大喜，即刻便去找美娜通融以求私了。美娜考虑再三，才道：“人死不能复生。既然死了，就是杀了那老